

我的乡亲与太原解放



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历时最长、战斗最激烈、付出代价最大的城市攻坚战，也是解放战争后期一场大型战役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，是公认的最艰苦的城市攻坚战。在这场战役中，无数太原人为解放全城作出了巨大贡献。太原解放战役的胜利，离不开前线战士的奋勇杀敌，离不开隐蔽战线英雄们的默默奉献，更离不开群众的鼎力支持。笔者的四位东罗村乡亲，就曾以不同方式为太原解放作出了贡献。

在阎锡山眼皮底下从事地下工作的韩成栋

韩成栋，1927年生于清徐县东罗村，受老同学时立远影响，1945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同年夏，根据晋绥八地委指示，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军政联合办公室（太原绥靖公署）从事地下革命工作。时任机要上尉，给秘书长吴绍之当副官。绥靖公署各处军事行动、作战等方面文件，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和各部队的电报，都由机要处经韩成栋，送吴绍之，再报阎锡山定夺。在特殊环境下，他总是将有用的情报及时传递给本村人时寿之，由其设法传递给上级党组织和解放军，为太原解放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。

解放后，韩成栋被党组织推荐到山西公学、山西大学财经学院、中国人民大学学习。1955年，到解放军最高军事法庭工作，后调动到南京军事学院。1958年后依次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世界史教研室主任。1981年任国际法教研室主任、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等。1987年，在即将离休之际，他撰写了《我在太原绥署秘书长办公室做地下工作的一些回忆》，对4年地下革命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回顾。

2019年9月27日，南京大学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，为韩成栋颁发了纪念章，并予以高度评价：“韩成栋同志接受党的派遣，深入虎穴从事地下工作，不畏艰险，忍辱负重，光荣地完成党的情报任务，在生死面前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与信仰。”2021年7月1日，韩成栋被授予“光荣在党50年”荣誉称号。

时中瑛

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老人时寿之

时寿之，1925年生于清徐县东罗村，2006年病逝。1945年4月，时寿之在榆次、太原等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。1946年3月至1948年7月，受中共太行区党委派遣，到太原与韩成栋共同推进地下革命工作。1948年不幸被捕，在曾担任过阎锡山秘书长的老师吴人达帮助下，出狱后回到呼和浩特工作。

太原解放后，时寿之回到太原工作。离休后，他笔耕不辍，撰写了大量诗词，不少诗词是对革命经历、战友的深切怀念。

牺牲在太原西山的革命烈士时兴光

时兴光，1930年生于清徐县东罗村，原名时泽新，乳名有儿，1945年9月参加革命。由于在部队表现突出，时间不长就担任了解放军华北独立第五旅司令部的参谋。

1949年1月，时兴光在太原西山前线侦察地形、测绘地图时，部队派出一个班12名战士协助其完成任务。他埋头绘制地图的时候，不幸被敌军发现，一大堆敌人包围了他们的后路，13人全部被俘。在监狱中，敌人对他严刑拷打，但他宁死不屈，壮烈牺牲，时年19岁。

1957年8月23日，毛泽东同志签名，中央人民政府为时兴光颁发了“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”。1983年5月15日，民政部为其颁发了“革命烈士证明书”。

暗地里从事革命工作的时永殷

时永殷，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清源县东罗村村公所的秘书和会计，表面上给军阀办事，暗地里根据党的需要，给清太徐革命根据地和共产党办事。有一次，党组织派人跟他说，根据地需要筹集一批白布，要求千方百计送过去。此事由他和任村长的本家时云仙共同实施，几人分头行动，用自行车将白布送到西山晋绥八分区和清太徐革命根据地。

为不引起敌人注意，完成任务后，他们分批分散返回村中。最先回来的人在村里被阎军抓捕，经不起拷打而叛变，透露了根据地送布的信息。驻孟封村的阎军的王团长、安营长等，组织敌人到村里抓住了时永殷、时云仙，押到西罗村破窑，被十几个敌人用刺刀一阵乱捅，两人当即牺牲。时永殷牺牲时28岁。



1957年，毛泽东同志为时兴光烈士签发的“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”。(作者供图)

民政部1983年颁发的“革命烈士证明书”(作者供图)

司马光与并州的缘分

孙琨

司马光在37岁时，曾经到并州任职，担任并州通判一年半。

对于这段历史，《乾隆·太原府志》记载：“司马光，字君实，夏县人。第进士。以集贤校理从庞籍辟通判并州。麟州、屈野河西多良田，夏人蚕食其地，为河东患。籍命光按视，光建言筑二堡，募民耕之，耕者众则聚财，也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。籍从其策，而河东有余粟。仕至左仆射。卒，赠大师，谥文正。”

地方志记载的这件事，最后的发展让司马光刻骨铭心、永生难忘。

司马光在20岁时“第进士”，高中进士甲科，从此进入官场，开始了自己的仕途之路。当时，司马光父亲的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使，掌管全国军事要务。司马光在庞籍的提携与举荐下，一路升到了集贤校理，其职责是管理图书、国家历史、制诰、章疏、诏令、敕令、典故、杂著等，以及校勘图书，考证谬误，纠正错误，辨别文字，删减冗余，以便皇帝查阅。这为司马光日后撰写《资治通鉴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庞籍在宰相任上仅仅五年，因为姊妹亲家、道士赵清贶事件受牵连而被免职，离开权力中心。庞籍离京时，希望司马光跟他一起走，司马光为报庞籍知遇之恩，毅然弃官与庞籍一同到了郓州（今山东东平）。第二年，67岁的庞籍担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，坐镇并州，司马光又跟随他调到并州任并州通判。司马光在他的《苦寒行》中曾有“万险历尽方到并”“我来若欲报恩分，契阔非尽利与荣”的诗句，表明自己为了报答庞籍的知遇之恩，愿意为知己者死。恩师老了，又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，身边必须有人照顾。

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，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，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，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。并州乡绅进士刘昌对边事很有研究，写成《边议》10卷，议论很有见地，司马光便予以推荐。

在庞籍到任之前，宋朝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麟州（现神木）大部分屈野河西土地的控制权。一大片肥沃的土地，被地方官划为禁地。北宋的农民想要进去耕

种，党项（西夏）人立刻就上来驱赶，理由就是北宋官府已经放弃。党项人像蚕吃桑叶一样，一点一点侵占着屈野河西的沃野良田，已经成为北宋河东地区的大患。西夏李元昊与北宋挑起争端，当时众多有才能的人都被调往宋与西夏边境。庞籍与范仲淹、韩琦一样被调往宋与西夏边境，负责防守一个片区。庞籍因在西北边境功绩卓越得到升迁。因此，对于西夏的边防，庞籍心中有数。庞籍决定整顿边防，收回屈野河西地区。他派司马光巡视边防，筹划屈野河西地区的最终解决方案。

司马光离开并州，到达麟州，亲自越过屈野河西行进几十里，一直到达宋夏边界的白草坪。在麟州知州武戡的陪同下，司马光看到了他们在河西修筑的堡垒。如果继续向西推进，再修两座堡垒，增派几千军队，就可以确保麟州以西五十里之内绝对安全。司马光赶回并州向庞籍报告：“可筑二堡以制夏人，再招募百姓前去耕种，如此耕者众多，粮食价格自会下降，亦可渐渐缓解河东因粮食价格上涨高昂且需从远处运输之忧。”司马光认为，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。庞籍批准了司马光的提议，并且用公文通知麟州准备动工，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，一面决定修堡。

如果这一切能够实现，那么，司马光的个人履历将写下重要的一笔。

地方志中载“而河东有余粟”，说明司马光的建言得以实施，并且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。但这一美好的前景被一个将领的擅自主张打破了。

“而麟将郭恩勇且狂，引兵夜渡河，不设备，没于敌。”正在这时，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，结果大败而归，自己不得已而自杀。在《宋史·卷三百一十一·列传第七十·庞籍》中对于此事有一句“坐擅听麟州筑堡白草坪，而州将武戡等为夏人所败”。当时的麟州将领郭恩“勇且狂”，是后世史官书写的。这样的军事行动，没有主官同意，是不可能的。这也是史书上直接点明麟州知州武戡的原因。“籍得罪去。光三上书自引咎，不

报。”
这场战事虽不大，但是与政治斗争挂钩，这样的军事行动失利，就要追究责任。

朝廷御史审理此案，庞籍作为河东路的最高长官，自然难辞其咎，但他年过七十，仕途已经走到尽头，没什么好在乎的。庞籍作为司马光的父辈朋友，不想让司马光的履历上留下任何污点。为了保持司马光政治生命的清白，庞籍把司马光参与这件事的相关证据都销毁得干干净净，将所有过错都揽到自己头上。

事后庞籍被解除了河东路经略安抚使之职，贬谪青州知州。

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折，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。向朝廷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“欲为国家固疆圉”的本心，“发于忠赤，不顾身谋”，因为“过听臣言，以至于此”，应当“独臣罪，以至典刑”。

而庞籍得知司马光为自己辩解时，就又上奏章，引咎自归，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。庞籍一人承担了所有责任，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。

并州的这段经历，体现了庞籍与司马光师生之间的真情实感，也成为司马光毕生的伤心事。

庞籍逝世之后，司马光恭敬地待其妻如母亲一般，又亲切地抚养其子，视如亲兄弟。司马光此举，实乃情深义重，令人敬仰。

司马光一生任职多个地方。在并州的一年半，与自己的恩师庞籍互相支持、爱护，师生情谊深厚，在那时的官场中难能可贵。正是这份可贵，让并州与这一段师生情谊一同记入到了史书之中。

诗酒抒怀送友人

范建功

上将得良策，恩威作长城。
如今并州北，不见有胡兵。
晋野雨初足，汾河波亦清。
所从古无比，意气送君行。

——唐·姚合《送邢郎中赴太原》

姚合，陕州（今三门峡市陕州区）人，大唐宰相姚崇侄孙，历任监察御史、金、杭州刺史等职，是当时的诗界贤达。他善于交往，有许多志趣相投的文朋密友，与刘禹锡、李绅、张籍、王建、杨巨源、马戴等都有很深的交集，常常相聚一起饮酒论诗、吟唱抒怀。

姚合擅长于五律诗的写作，以幽峭清峭见长，善于摹写自然景观的变化，抒发思古之忧。明代胡震亨在他的《唐音癸签》中评论姚合的作品：“洗濯既净，挺拔欲高。得趣于浪仙之僻，而运以爽亮……而媚以蒨芬。殆兼同时数子，巧撮其长者。但体似尖小，味亦微醨。故品局中驷耳。”其诗对后世有一定影响，曾为南宋“永嘉四灵”及江湖派诗人所师法。

姚合不仅自己曾创作许多诗作，且在晚年编辑了一本唐人诗集，取名为《极玄集》。其中选取了王维、祖咏、李端、耿湋、卢纶、司空曙、钱起、郎士元、畅当、韩翃、皇甫曾、李嘉祐、皇甫冉、宋之问、严维、刘长卿、灵一、法振、皎然、清江、戴叔伦21位诗家创作的优秀诗作200余首。姚合在自序中介绍说：“此皆诗家射雕手也，

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。庶免后来之非……”他没有选取李白、杜甫、元稹、白居易、孟浩然、韩愈、刘禹锡、柳宗元等今人追捧的仙圣诗家，即便他与贾岛是最好的朋友，也没有选其诗作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一是古人与今人对诗作的赏析有差异；二是在作者看来，选中者的诗作展示了“玄”妙之意，而在不列的诗人的作品则与“玄”字不沾边。当然，姚合也可能是率性而为。无论真相是什么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姚合无疑是一位具有独特优势和魅力的诗人。

《送邢郎中赴太原》是姚合为好友邢郎中将赴任太原写的饯行诗。古代文人墨客为朋友送行的时候，总是会发挥诗酒花茶的媒介作用，体现的既是一份惜别之情，也是一份暖心的嘱咐，更是一份才艺的展现。姚合也不例外，他深知太原是中国北方一座古老而沧桑的名都重镇，也是一座长期经历战争离乱的边关城市，为了安慰好友邢郎中，他在诗中说，因为有上等良将，

更有好政策，治国安邦赏罚分明，晋阳城如钢铁长城，并州大地安详稳定，不见北方胡兵的踪影。这里草木丰润，雨水充足，汾河波光粼粼，一切安好，请好友放心前行。

姚合为友饯行送别的诗相对来说比较多，但这首诗能流传至今，一是格律严谨，是其五律的代表作之一；二是整首诗既有诗人的想象，又有景色的描绘，情景交融，真情不浮，淋漓尽致地表达对友人的推崇信任与鼓励。有大丈夫四海为家的豪气，没有常见的离别惆怅，满满的正能量。

诗意图：诗意图：诗意图：诗意图：



中隐山下见平泉

牛宝生



处老宅院，街北有一处挂有“太原市文物保护单位”的“平泉村王家楼院”，院中有一座保存完好的三层碉楼。那是村里以前的富户王家小姐住的绣楼。王家楼院南面不远还有一处“庞维国故居”，也是“太原市文物保护单位”。庞维国是一位著名的形意拳宗师，在山西武术界曾负有盛名。

不老池是平泉村的灵秀所在，位于村子的中心。池栏用石砌成八角形，池水原名平泉，泉水自平地涌出，清澈可鉴，四季恒温，达20多摄氏度。即使是冬天，村里的女人们也会在水边淘米洗衣，享受着泉水带来的便利与惬意。古清源八景中的“平泉流碧”，指的就是这里的景象。

走在村里，问起平泉的历史，村民们自豪地答，总有一千多年吧。隋开皇十六年（596），在原梗阳古城置清源县，县名得自清源水，而清源水就源自不老池。在干旱的黄土高原，水的珍贵不言而喻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早在隋朝，甚至春秋时期，人们就已经在不老池边定居了。可以想象，千百年来，泉水一直在流淌，池边洗衣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。他们就坐在水边，寒暄问候，说说笑笑，家长里短。

提及村里的古建，平泉村的村民们总是津津乐道“三阁五庙”。“三阁”——玉皇阁、文昌阁、观音阁，巍峨耸立；“五庙”则说法纷纭，赵简子庙、龙王庙、老爷庙、娘娘庙、吕祖庙，若再算上村外的娘娘庙、清泉寺中的吕祖庙，以及那神秘的石佛庵，平泉村的神圣气息愈发浓厚。赵简子庙里

的主人虽不是神，也同样受村民敬仰。这些古建曾承载着村民们的信仰与祈愿，可惜在历史长河中大多损毁。如今，村中还流传着“三座阁，五座庙，小峪寺遗世独立在山坳”的俗语。

清泉寺，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），地处中隐山小峪沟，村人和清徐当地人称之为小峪寺。传说明朝时期，一位名叫王福的人曾在小峪寺读书，与孤女紫姑为友。后来他在太原乡试时遇险，被孤女搭救，并护佑其一路连升，青云直上。王福在现实中也确有其人，生于清源北门街，曾官至顺天府尹，死后葬在平泉。

如今，平泉村的乡村旅游在周边“火”出了圈。村子南边有惠东稻田公园，背靠中隐山，面向清泉湖，围绕“稻香农兴”的理念，打造出了集休闲露营、农事体验、研学课堂、稻鱼共生、循环农业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。清泉山庄位于村中隐山脚下，与古刹小峪寺相邻，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和太原市首批森林单位。山庄打造集葡萄种植加工、中华农耕文明展示、采摘休闲观光、健康养生、自然教育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，一年四季有各种美味与娱乐项目。

结束语

本版“太原历史文化村落”专栏于2024年10月17日起，连续介绍了我市24座村落的历史文化及乡土记忆。今日结束，感谢读者的关注。——编者

太原历史文化村落
24



清泉山庄(作者供图)